

童心天地

乘车记

■赵文心 文

在我的杂记本上,记着三月(布布三周岁半)以来,周末带布布乘地铁、公交车的路线,以及乘车途中的趣事。

比如,3月18日:带布布坐地铁。10号线五角场站出发,到四平路站换8号线,到人民广场站。没有出站,在站里走走,认识指路图标,再上8号线到虹口足球场站换乘3号线,换乘走很多路。到宝山路站换乘内圈运行的4号线,到海伦路站换乘10号线回家。布布全程自己走,自己坐,自己上下自动扶梯。“布布累不累?”“我还有力气的。”

之前,布布也坐过地铁公交车,是随着大人出行。上幼儿园也是大人带着坐公交车。现在则是布布主动要求认识上海的公共交通,“我想把上海的公交车地铁全都坐一遍。”

一条条地铁公交车线路,纵横交错勾勒城市的轮廓。大人们乘车,通常只是为了通行的便利,循着上下班或购物的固定路线,偶尔去到陌生的地方。对于布布,是有趣的探险游戏,每次出门布布都很兴奋,也略带紧张。我们讨论乘车路线,布布确定要去哪里乘几路车。有时途中改变计划,布布一定反复问清楚,几路车几号线,哪一站上下转车 而不是埋头跟着大人走就好了。

岁月悠悠

儿时见过的工匠·弹花匠

■杜祖德 文

说起古人对匠人的赞赏,脑海里立马涌现出《庄子·养生主》里那个耳熟能详的成语——庖丁解牛。它告诉我们:尽管世上的事物纷繁复杂,只要反复实践,掌握它的客观规律,就能得心应手,运用自如,迎刃而解。

技能虽有繁简之分,但用心去掌握技能的过程是一样的。也许有些工匠会被大机器生产所吞没,也许有手艺会因新材料出现而淘汰。但他们毕竟曾经涉足过我们的生活,为我们带来方便。

在羽绒尚未普及、化纤还没出现之前,我们盖的是棉被,御寒穿的是棉衣、棉鞋。把一朵朵拳头大小的原棉打造成盖身的棉花胎,填充进衣、鞋保暖就少不了那弹花匠的手艺。

当时在城里有专门加工棉花、售卖棉花胎的专卖店。他们是标准的坐商,不会挑担到居民家加工棉花。

在每年新棉花收摘,秋风乍起时,弄堂里会出现一些走街串巷上门服务的弹花匠。那是郊区和江浙一带有弹棉花手艺的棉农,趁着农闲出来为家里找点补贴。

他们携带的工具不多,一只木制的圆压盘,一把用硬木和牛筋制成的弹花弓,一个木槌,一根梢头绑着铁丝圈的细竹竿,一团团白红色的棉纱线。东家除了备好棉花或旧棉胎外,还需有几块铺板和凳子搭个铺面,最好上面能铺张席子。

听到我说“外婆也没坐过这路车。”“外婆第一次到这里来?”布布担心,“我们会不会迷路?”“外婆,用手机查一查怎么走,好吗?”

在车站候车,布布有超出大人的耐心。站在或蹲在上街沿,探望车辆将来的方向,全神贯注,不急不躁。车来了,还不一定肯上,车子离得老远就说是旧车(型),要等新车(型)。“布布,旧车新车有什么不同呀?”我觉得现在的公交车都挺新的,布布指给我看车头的形状车门的位置座椅的颜色都不一样,可我还是分不清楚。布布被问烦了,“我自己知道的。”

在布布里眼,交通车辆应该是“移动的城堡”。带布布在商厦里寻找地铁入口,经过一处儿童娱乐设施,摆放着兔熊大玩偶,打开的可容小朋友藏身的大行李箱,停靠的车厢可以走进去喝饮料。我问布布要不要到车厢里玩一会儿,布布目不斜视,“不要。我不认识它是什么。”我忍不住想笑,静止的车厢居然什么都不是。终于看见地铁入口了,布布喜不自禁,手舞足蹈,眼睛都笑没了。

上车坐定以后,布布要关心很多事物,有无数的问题。公交车车门怎样开合,报站广播声是从哪里传出来的,终点站有没有发车时间显示屏。“我喜欢10号线的紫色。”在地铁上不吃东西,不大声讲话,注意鞋底不能蹭到别人。“8号线的门灯和10号线的不一样。”有姐姐哥哥老爷爷让座,要感谢。地铁“4号线和3号线并

线,要走完一个‘长方形’。”在地铁上遇到小朋友,“他怎么不看门?”“他为什么哭呀?”3号线停站下车时要特别当心脚下缝隙。“门灯闪烁,请勿上下车。”则是最要紧的提示。

幼儿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多向度的,乘车出行时声音光线街景画面大小空间运动物体在在为他提供养分,他在接受的同时,创造自己的场景,“风呀,阳光呀,全部都会给你记忆。”对于幼儿的视觉性而言,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引桥斜拉索盘旋而上的立交桥桥等等建筑,过于巨大了,布布无感。而高架路下攀援飘荡的爬山虎看一眼就记住了,“外婆快点看,它们想飞到天上去。”

又是一个周六的上午,布布“点菜”要乘61路。我和布布乘55路从五角场出发,到大连西路站转乘61路,到终点站吴淞路地铁下客站下车。原定我俩再上61路,坐回到溧阳路站,去4号线海伦路站转乘地铁。看见下客站可以乘19路,19路是布布喜欢的无轨电车,便改变计划,上了19路。可惜不知何故,布布发现这辆车的“辫子”并没有翘起来。到新闻路地铁站下车,找到入口,我们坐地铁1号线到人民广场站转乘2号线,到世纪大道站转乘4号线,再到海伦路站转乘10号线回家。

将近三个小时,地上地下沪东沪西浦东浦西,行云流水般穿行,布布大声感叹:“我们今天走了很大一个上海!”

跳跃进行重压。

据观察,给棉花胎表面添置纱线,是弹花匠最有艺术范的手势。只见他拿起根细竹梢样的牵纱杆,在顶部有只用铁丝做成的勾环,勾着纱线在被絮上面来回穿梭着。似蜻蜓在河上点水两岸频飞,似蜘蛛在白色空间吐丝织网。一床被要缠上近千根经纬纱线,才能蜕变成棉胎。

在置裹纱线时,弹花匠也会流露出他们的艺术品味。在众多本色的纱线中,他们会另外加用染有红或绿色纱线打出菱等图案来作点缀。如遇上新婚用被,他们还会用红纱线在棉胎上打出双喜的字样以示庆祝。

当时的棉花属战略物资,加上亩产又低。生产、生活用到的地方又多,在供不应求情况下,居民需凭棉絮票配给供应。故对于旧棉被不会丢弃而是进行翻新再用。

棉被时间用得一长就会板结,变得不那么保暖,需要翻新。事先要把旧棉絮拆卸成小块才能加工。如不拆则需多出加工费。儿时遇上旧棉被翻新,为省钱我们会被大人叫去一起对旧棉絮进行撕拉性“破坏”,也算我们这代人的另类童趣。

随着化纤工业的发展,一些轻便、保暖的材料出现后受到了人们追捧和青睐。相比之下那厚重、保暖性上又没优势的棉胎渐渐就不待见了。那弹花匠和嗡嗡作响的弹花弓也渐行渐远地离开了我们的生活,成为一种往昔的回忆。

声随轻风飘散而出;石鸡旁一顽童手捏着鸡冠,手中的水枪向天喷射,笑声伴着晶亮的水花向四处散发。

空气间,流淌着微微的热力。一阵清凉的风儿掠过,把似乎聚拢的热,又徐徐吹散开去,让人感到畅快的舒坦。

待离园,蓦然,满园蝉声一片。



“蝴蝶梦为花,花开幻蝴蝶。” ■王子亮

海上风物

当早班遇上“夏令时”

■费平 文

前几天去竹乡旅游,上车时间是早上七点半,好在上车地点距家只四站路,于是头天晚上我就把闹钟调到五点半起床,这样时间比较充裕。

翌日铃声响起,我睁开眼拉开窗帘,看窗外怎么天还黑着呢,初夏早晨的这个时刻,天应该蒙蒙亮了呀? 再一看手机,哇,才四点半啊! 老伴调侃说,你又回到“夏令时”啦……原来,我不知怎的没注意,把闹钟调快了一小时。

老伴的一句调侃,我的思绪回到了当年的“夏令时”。

三十七年前的春末初夏,全国实行“夏令时”,就是把钟表拨快一小时。那时我在化工企业翻三班,企业从原先的“大三班”(早中夜班分别做六天)改为“四班三运转”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二二班”,每个班组两个早班、两个中班、两个夜班,做完后休息两天再依此类推,这样每两天都有一个班休息。

实行“夏令时”后,中班、夜班倒没什么,就是上早班一开始不习惯。春夏之交气候舒爽,早上常倦怠贪睡,尤其我这快乐的单身汉,夜生活非常丰富,音乐茶座、电影院、剧场、文化宫、艺校培训、数电线杆、吃宵夜等,时常都是子夜时分回家,故而为了保证上班不迟到,就要把闹钟调好。

我们厂早班是6:15交接班,一般五点钟闹钟一响我就起床,洗漱用厕等十五分钟,路上十五分钟,然后在厂对门饮食店吃四两葱油拌面、一碗豆浆十五分钟,进厂更衣室换好工作服十分钟……这样,走到车间基本六点钟了。

作为班组长,到了车间后先整

个车间转一圈,目的是看看、了解一下目前各反应釜的运作情况,现时进展到了哪个阶段,生产进度与原始记录单是否吻合,有无安全方面的隐患等。如果发现有疑问或有异常状况,可以在跟夜班班组长交接班时,能及时提出或沟通协调,实在不能解决的,待日班八点钟上班时向车间领导汇报。

那时的我毕竟血气方刚,干劲十足。尽管是“夏令时”起床后有点疲惫,人的精神不是很振足,但一到了生产岗位就消除了萎靡,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去。

然而有一次上早班的时间,我跨进车间时,感觉有点不对劲,车间里的灯没全部开,岗位上的操作工也不都在,一些人还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……怎么回事啊? 这时,夜班班组长小丁向我走来,“费师傅今天怎么这么早啊?”“没早啊,跟平时一样六点钟啊!”“哈哈……”小丁笑了起来。他的笑让我有点莫名其妙。“你看看现在几点?”我一看手表,啊! 才五点钟……“啊呀!”我一拍大腿,“怎么会? 提前一小时来上班了!”这时其他人也过来了,“你是不是来抓劳动纪律捉我们睡觉的?”还有的人从休息室出来打着哈欠说:“老兄搅了我们的好梦……”

嗨! 粗心了,看错了时间提前一小时上班,原本就是“夏令时”,现在弄成了“夏令时”中的“夏令时”! 早晨五点钟,其实是平日的四点钟。当早班遇到“夏令时”,有趣亦铭心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